



# 日月山及其巨大影响

文 任玉贵  
图 李国权

## 神奇的名称变迁

“日月山”，这是个动听的名字！早在《山海经》中就有关于它的神话传说。《大荒西经》中说：“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日月山，天枢也，……日月所入”。因为这里是日月出没的地方，所以称“日月山”。日月山最古老的名称见于周、秦年间，公元522年（梁武帝普通三年）北魏胡太后遣使宋云与比丘惠到西域求经，自洛阳西行四千里至赤岭，又西

行，再起至乾罗国而还。可见赤岭这个名称早在六世纪就有了。《释迦方志·游履篇第五》记载：“后魏神龟元年，敦煌人宋云与比丘惠去长安三千五百里，至鄯城西行二百里至赤岭”。《宋云纪行》中说：“初发京师，西行四十日至赤岭，即国之西疆也，皇魏关防正在于此”。《册府元龟·外臣部·通好》记述：“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，命内使奚元礼使于吐蕃，使悉诺勃藏还蕃，命通事舍人杨绍贤往赤岭以宣慰焉”。《丹噶尔厅志》作者杨治平也写道：“峰顶有石，形似日月，故名焉”。笔者五十年代在日月山顶看到过两块青石，一块形似日，一块状如月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还在日月山刻有“日月山”三个大字的石碑，石碑虽小，但字迹透力，也为日月山增添了绚丽的色彩。

日月山得名于美丽的山色、山形、山情，还得名于神奇的传说、掌故。史记：

唐贞观十五年（641年）文成公主作为和平使者远嫁吐蕃，过赤岭时，直情径行，掷日月宝镜在山，后人将赤岭称“日月山”，汉藏民族中留下经年不衰、常讲常新的美丽传说。

唐、蕃多事，边吏不谨，互有侵轶。开元二十二年（734年），双方互遵旧定，吐蕃表示不侵河湟，不惊牛马，不踏庄稼；唐表示不袭击吐蕃城寨和部落，不阻断交通道路。于赤岭建立界碑，碑镌以月托日之象，借以昭示唐蕃友好，“在天之为日月，于地之为舅甥”。此由日月山之名所称也。

《地名大辞典·日月山条》记载：元代蒙古哥汗在日月山祭天，蒙语称日月山“那拉撒拉口图力”，“那拉”为日，“撒拉”为月，“口图力”为山，合起来称“日月山”。《蒙古游牧记》也记：日月山的蒙语意为“纳喇萨喇”，“纳喇”（涅也）为日，“萨喇”（塞一、萨兰、三郎）为月。

日月山载之于史，传之于民，涂之于

壁，咏之于歌，伴之于舞，还得之于地质学家、气象学家、植被学家、生态学家、历史学家乃至文学家的诸多新说。

### 灿烂的昆仑文化

日月山是昆仑山的外围之山，在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中提到“西海之南、流沙之滨、赤水之后、黑水之前，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。有神人面虎身，有文有尾，皆处白之。其下有弱水渊环之，其外有火炎之山”。这里的西海指今的青海湖，流沙指湖东沙山，赤水指黄河，黑水指寺脑河，有山指昆仑山（今哈城南的野牛山），海拔高4898米，方圆几百公里。有神指青海湖海神西王母，弱水指今倒淌河，火炎之山古指赤岭，即今日月山。

日月山作为昆仑山屏障，火炎之山名不虚传。据史书记载：《水经》言其高三千丈，山石皆赤，北接大山，南依雪山，号曰赤岭。南北朝宋云求经经过这里，有记载说：“赤岭不生草木，因此以名”。清人吴廷伟在《定藏纪程》中记述：“北边岭口为土黄色，南边岭口为土红色，所以称日月山”。

笔者实地考察，日月山附近有称“红山”、“红岭”的，皆赤色，历史名城石堡城就坐落在褐赤色的悬崖峭壁上，整个南屏山，即今华石山西头，靠近日月山那里方圆数十里，皆是红色的断层石崖，从日月山鸟瞰，整个山区一片赤红色所遮，完全符合昆仑神话中“昆仑之丘，其外有炎山”之说。昆仑山、弱水、炎山构成了“昆仑之丘”三级奇特结构的壮丽河山。

日月山是西王母驻锡巡游之山。据历史考证。西王母一支迁徙到今青海湖、日月山、野牛山（昆仑山）。发展自己的势力，渐次建立了西王母国。史书上“赤雪洁莫”可译为“万帐王母”，万帐王母就是“西王母”。西海海神（青海湖）就是西王母。祭海就是祭祀“西王母”。“西王母的瑶池”就是今天

的青海湖。环湖地区就是“虎齿豹尾”西王母的故乡乐土。湟水谷地的湟源是西王母经常活动巡游的地方。著名学者常征先生在《山海经·管窥》一书中直言：“昆仑山乃仅指日月山”。在与日月山不远的宗家沟，就有一百多个石洞，经专家学者考证为西王母早期的石室。2003年，现任《人民日报》社社长的邵泽华先生亲自题词“昆仑西王母”石碑，立于日月山上，游人历目不忘。青海湖——倒淌河——日月山——野牛山——宗家沟是西王母活动的地域，而日月山则是西王母聚仙会众的圣山。

日月山是夸父追日之山。昆仑神话中“夸父追日”的故事就发生在日月山。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中说：日月山“日月出入之所”。传说，夸父追日到日月山，看到日头就要落到山上，喜不自禁，认定稳操胜券，谁知追到山顶，天地广阔无垠，日头似在千里之外的西海边上，便在一气之下昏死过去。恰在这时西王母得知，深感夸父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，将“炎山”封号为“日月山”。有民谣传：“日头来，夸父挨，穷追不舍炎山外，炎山外，仍不逮，眼看坠落在西海。”

日月山是大禹治水之山。在日月山脚下，过去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，那里建有禹王庙，内有禹王神像，壁间绘有“大禹治水”的宏大场面。据考证这是青海、西部乃至全国唯一的一处纪念大禹治水的祀庙。（就全国说，河津县有禹门口、夏县有禹王城、开封有禹王台、长沙有禹王碑、怀县有禹王宫）。

史书中提出“河出昆仑”而夏禹又“导河积石”。《西宁府新志》记载：而禹贡“导河积石”考其地在今西宁。

大禹治水在中华民族上古时代成为震撼世界的伟大工程，大禹奉舜帝之命，不分



日夜，奔跑于三山五岳之间，仍不得消滞。于是寻河追源，到积石州（今贵德）积石峡（今龙羊峡），看到黄河水流入青海湖，湖水上涨，浸淹周边，危急河湟，波及中原。于是，大禹在青海湖东壅起一道水坝，日月山隆起，古黄河顺势流入积石峡（今龙羊峡），大禹彻底消除了环湖地区的水患。世代生息于日月山下的先民，在此建了禹王庙，以祭祀大禹治水的卓著功勋。

### 奇特的地理位置

日月山的隆起营造了美丽神奇的青海湖。据有关资料反映：距今一百万年前的第四纪造山运动中，湖东的日月山异峰突起，截断了古黄河之水，形成了内陆湖。如今青海湖面积达 4500 平方公里，湖面海拔 3196 米，环湖一周为 360 公里，平均深度 19 米，最深处达 32 米，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。也是西部干旱区、东部季风区、青藏高原区等三大区域的交汇地带，是维系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稳定的重要水系，是控制西部荒漠向东蔓延的天然屏障。青海湖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，同时也是国家自然保护区，被联合国列入《国际重要湿地手册》，加入《水禽栖息地国际重要湿地公约》，扬名四海。青海湖存在要归功于赤岭（今日月山）。可谓“天水一色碧波扬，人言赤岭当年酿”。

日月山形成了世界奇观倒淌河。由于日月山隆升，发源于素日格山（野牛山）的河溪，从东向西而流，全长 42 公里，流域面积 220 平方公里，经柔莫涌、黑科、东卫、蒙古、哈乙亥、黄科、甲乙等地，注入耳海，可谓“大河西往不多见，奇观却在青海头”。

日月山显现于自然区划的分水岭，“一条界破青山色，云开世外三千地”。日月山是黄土高原的西界线，与青藏高原相接，是青海东部季风与非季风区、内流区与外流区及农业区与牧区分界处，真个是“日月山

来分界山，山东山西两重天；回首山东尽良田，西望茫茫青草滩”。又是“西去草原漫无边，东来良田挂山川；农牧天地一山分，仅隔咫尺两重天”。

日月山早在秦汉就是“湟中羌道”，两晋时期是“丝绸辅道”，唐代是著名的“唐蕃古道”，外延至“中印藏道”，民国以来是“青藏要道”，新中国成立以后是从北京通往拉萨的 109 国道。这就是说，赤岭古时是中原对西南地区 and 西域交通的要冲，而如今是横贯西藏的必经关隘。可有“到此已穷千里目，谁知才上一层楼”，又有“道路千年行不尽，江山万里看无穷”，更有“自古交通是要冲，赤岭山口为险阻”之说。

### 永载历史的事件

日月山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早在隋代开皇元年（581 年），文帝势力深入河湟，隋军经鄯州（今西宁市）到日月山，在日月山西（丰利山）击败了吐谷浑。唐贞观九年（635 年）李道宗等分兵进军日月山，大军所至，吐谷浑败溃，史称“库山大捷”。唐高宗总章三年（670 年）常胜将军薛仁贵率兵入青海，过日月山，唐军在大非川（今共和切吉）遇到吐蕃军队有力的抵抗，十万大军覆没，从此唐朝势力范围退至日月山以东。唐玄宗永淳元年（682 年）吐蕃攻河源军（今西宁市），军使娄师德将兵击于日月山下的白水涧，取得“八遇八克”之胜。唐开元五年（717 年）吐蕃翻越日月山，设戍石堡城与唐抗衡。唐天宝六年（747 年）哥舒翰在攻取石堡城之前，奋然仗剑，拒吐蕃军于苦拔海（今日月山西）。明洪武二年（1369 年）将军沐英略地日月山。十年（1377 年）征西将军邓愈讨青海蒙古至日月山。明万历十八年（1590 年）兵部尚书郑洛经营青海，挥兵进军日月山，烧焚仰华寺（今野寺沟）。清雍正元年（1723 年）青海和硕特蒙古王罗卜藏丹津反抗清朝，在日月山西（察汗托罗亥）起事，

同年将军岳钟琪分兵两路，一路翻越日月山，将罗部穷追至青海湖西。

日月山是汉藏民族亲密无间的见证之地。唐贞观十五年（641年）唐太宗李世民把文成公主许嫁给吐蕃松赞干布，文成公主不辞万苦，栉风沐雨，过日月山，为促进汉藏文化交流，发展民族团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，受到了汉藏民族一直敬仰，从此唐蕃之间出现了“金玉锦绣，问遣往来，道路相同，欢好不绝”的崭新局面。据不完全统计：公元634至846年间，唐与蕃经日月山往来达191次之多，可谓“从此干戈化玉帛，九州同享太平年”。有“虽之两国，实为一家”之说。

早在唐代，日月山便是中原与青藏高原民族贸易的茶马互市之地。据《旧唐书·玄宗纪》《新唐书·吐蕃传》记载：开元十九年（731年），唐遣鸿胪卿崔琳使吐蕃，是年九月，吐蕃派相论尚它律来长安入见，请于赤岭为互市，唐许之。二十二年（734年）遂立碑赤岭，以分唐与吐蕃之境。从此，双方撤去守兵，赤岭以西牛羊遍野，赤岭以东五谷丰登，分界线上出现了一片安居乐业、繁荣昌盛的景象，可谓“茶马互市通有无，贸易畅兴赖此山”。

日月山是西藏政教最高领袖“达赖喇嘛”的封号之地。在十六世纪的后半期，漠南土默特蒙古首领俺答汗的势力深入青海，他仿照忽必烈与八思巴建立经教的故事，于明万历三年（1575年）在日月山附近（今野寺沟）修建了十分壮观的寺院，称“仰华寺”。万历六年（1578年）俺答汗邀请西藏高僧索南嘉措来青海仰华寺会晤，并举行了法会。今在那里仍有一村称“本康”，意为十万佛子。在法会上俺答汗自比忽必烈，将索南嘉措比为八思巴，互上尊号。俺答汗赠索南嘉措为“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”，

从此“达赖喇嘛”名号就开始了，索南嘉措自为三世达赖，向前追认一、二世达赖。“瓦齐尔达赖”是梵文，意思是“执金刚”，“达赖”是蒙文，“大海”之意，“喇嘛”是藏语，“上师”之意，连起来意为“包罗大海般智慧的执金刚大师”。索南嘉措又赠俺答汗为“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”，被尊为法王和汗王。可谓“日月山边建华寺，达赖封号从此始”。

日月山是和硕特蒙古来青海游牧的分区之地。和硕特蒙古王固始汗统一西藏后，他命令诸子游牧青海，并把青海境内的蒙古分为左、右两翼，又称左、右两盟。左翼从日月山下的东科寺起辖有海北、柴达木西部等的一些地方；右翼从日月山西起辖海南、果洛等地一部分。可谓“两盟划界日月山，相看总是自己人”。

.....

不言而喻，日月山已成为各民族顶礼膜拜的“圣地”而额手称庆；

不容置疑，日月山已成为海内外观光旅游的“胜地”而举世无双；

不由分说，日月山已成为北京通向拉萨的交通“要地”而铺设金桥；

不可不说，日月山已成为历史上蒙古民族生存“牧地”而放歌青海；

不易之谈，日月山已成为中原与青藏高原连接的“边地”而互通有无；

不可否认，日月山在历史上成为兵家必争的“重地”而互有侵轶；

不期而然，日月山已成为周边山民奔小康的“福地”而繁荣昌盛；

不约而同，日月山已成为中国青海湖国际自行车比赛的“景地”而举世注目；

不同凡响，日月山已成为研究日月山文化的“领地”而绝无仅有。